

· 雅威（施英輝）口述
· 蔣彤雲整理記錄 ·

蘭嶼的拼板舟（下）

學徒雅威

就這樣，我在臺北仁愛路這間玻璃行當學徒學鑲嵌玻璃，但是前三個月，每天做的是填縫填土和清潔成品，什麼技術活兒都沒做，老闆的姪兒看不下去，說三個月了我連怎麼切玻璃都不會，第二天老闆便讓我開始學切割玻璃，老闆發現我的手感很好，破壞率和損失率都不高，繼續教我怎麼畫圖，我畫的圖很受老闆肯定，說我畫的圖完全不需要修改，比他工作十年的姪兒畫的還好。

一回，老闆接了筆大訂單，是高雄漢神百貨要在大門正上方做一個大型鑲嵌玻璃藝術品，老闆把圖放大交給我做，我花了許久時間終於完成漢神百貨大門正上方的鑲嵌玻璃。

那時候神父的彩繪玻璃是看書和看影帶，嘗試在玻璃上自我摸索。我在臺北當學徒時，神父曾經到美國正式學藝，不過這次赴美一波三折，授課老師突然心臟病發無法上課，來自各地的學員五天的學費都繳了，如果解散，學費也追不回來，於是有基礎的學員指導初學者，丁神父原本已經

略有基礎，這趟美國行，學員間彼此觀摩切磋，互相學習了五天，神父的彩繪技巧更精進了。

前後當了三年學徒，待遇不高，後來我要回五峰，老闆一再挽留，我說不行，我一定要回來幫忙神父。在臺灣，雖有彩繪玻璃的人才，但是多為商業性質，在玻璃上彩繪並鑲嵌聖經故事的專職工藝師，僅神父和我。

彩繪鑲嵌玻璃並不容易，玻璃要先切割好再去加工磨斜邊，彩繪玻璃得靠功夫，每畫一筆就要送到窯爐裡燒，讓材料和玻璃黏接在一起，畫了多少筆就要燒多少次，我負責切割和焊接玻璃，神父負責彩繪，再送到窯裡去燒，燒製過程得非常小心翼翼，燒製玻璃最重要的是溫度和空間，燒的過程要有適當的空隙，才能使熱空氣平均不會龜裂

，用一千三百度高溫燒一個晚上，燒過之後不能立刻開窯，得等它冷卻，第二天降到一般溫度才能開窯，否則也會龜裂，稍有龜裂作品就報廢了，我倆逐一完成清泉天主堂所有的玻璃窗。

蘭嶼的拼板舟

有了開始就有第二個第三個……後來陸續完成新竹北大教堂、竹圍天主堂、草屯天主堂的彩繪玻璃，斗六天主堂的神父看到了，也來邀請我們去為他們教堂的玻璃進行彩繪，斗六教堂做好了，苗栗聖母之家天主堂也來邀約，慢慢的作品越來越多，在



蘭嶼的拼板舟造型獨特、線條優美，船身以紅、黑、白三色為主。



在丁神父和亞威共同努力下，天使教堂煥然一新（峨眉十二寮天使教堂提供）。

這之前臺灣所有教堂的彩繪玻璃都是送到美國，完成彩繪與鑲嵌後再運回臺灣組裝，所以每片玻璃都非常昂貴。

有一年，三地門原住民園區舉辦一個文創比賽，得獎作品可獲得一筆獎金，這對教堂不無小補，我跟神父說：「我們報名參加比賽吧！」丁神父在玻璃上彩繪一對泰雅族紋面夫妻，我在紋面夫妻旁設計菱形圖騰，作品完成後送至三地門原住民園區，卻被退件，主辦單位說比賽項目沒有玻璃這一項，雖與獎金無緣但是我很珍惜這幅泰雅紋面夫妻作品。

故鄉蘭嶼，每一艘船都有個故事，二〇一〇年，我受邀參加新竹市舉辦的國際玻璃藝術節，我在紙上畫了個菱形，中間畫一條線成了兩個眼睛，再加上一些蘭嶼圖騰，蘭嶼的船和元素就出來了，這幅「蘭嶼的拼板舟」每一個三角形就是一塊玻璃，每一顆石頭也是一塊玻璃，總共八百多片，二〇一五年，新竹市玻工館將這幅「蘭嶼的拼板舟」帶往日本參加國際玻璃藝術展，「蘭嶼的拼板舟」目前典藏在新竹玻工館。

天使教堂

新竹縣峨眉鄉十二寮天使教堂興建於民國五十二年，早年由美國的馬

覺民神父管理，當時許多當地人可以從教堂獲取美援麵粉，因此聚集人潮，後來教會不再發麵粉了，教友減少，教堂荒廢至今超過三十年。

八年前，新竹科學園區一對科技夫妻買下教堂和毗鄰的柚子園，邀請丁神父和我為天使教堂進行修復工作，丁神父為此特別跑到紐約買回一批上百年歷史的彩繪玻璃，飄揚過海來到臺灣的峨眉鄉，但是打開包裝後，令眾人傻眼，玻璃破損的很嚴重，丁神父帶著我和一群夥伴逐一修復所有窗戶和祭臺兩邊大片鐘形窗框彩繪玻璃的修復工作，因為破損嚴重，修復過程尤其要加強結構部分，經過四年的努力，我們讓原本已是廢墟的天使教堂煥然一新，引起包括TVBS在內多個媒體報導，認為天使教堂從廢墟轉變為一座絕美教堂，充滿了奇蹟。

丁松青神父

清泉幾乎無就業機會，年輕人多半離鄉背井在外地打工，留在部落裡都是一些老人和小孩，神父看到部落裡很多民房已經老舊破損，族人卻無錢修繕，決定不斷作畫希望改善族人的家與部落，我把神父的彩繪玻璃鑲嵌起來，神父將畫拿到臺北義賣，募得三百多萬元，逐一改善原住民遇雨漏水的屋頂和活動中心，剩下的錢，

雅威（左一）當年不忍丁神父（左二）蹲在地上貼馬賽克而留下幫忙，後來鼓勵他學習玻璃鑲嵌，如今成為了國內外頗有名氣的玻璃工藝者。



我們買了幾大桶的油漆，在清泉主要道路山壁上作畫，部落裡許多山壁上都有我和神父用油漆共同完成的大型壁畫。

教堂旁的清泉山莊原本只有兩個房間，早年前往樂山的道路交通不便崎嶇難行，雷達站的阿兵哥從外縣市返回山上，常提前一天在山莊借住打尖，在這裡過一夜，天亮後再繼續前往樂山，有時人多，阿兵哥就「貓在地上一打地鋪，冬夜裡氣溫低，打地鋪很冷，神父看他們睡的辛苦很不忍，於是擴建清泉山莊，讓前往雷達站的阿兵哥不用睡在冰冷的硬地板上，現在前往樂山交通方便多了，阿兵

哥不再住宿，山莊遂成了教友和背包客登山時的臨時住宿。

當年不忍看到丁神父蹲在地上貼馬賽克，留下來幫忙，後來神父鼓勵我學習玻璃鑲嵌，如今成了國內外小有名氣的玻璃工藝者，丁神父像大哥一樣關心、引導來自蘭嶼的我，如果不是他，我會在蘭嶼過著釣魚捕魚簡單的生活，神父讓我的人生轉了很大的一個彎，鑲嵌玻璃之餘，我幫著教堂清潔、打掃、換燈管，維修桌椅板凳，丁神父已七十七歲，我盡我所能幫助年輕時來臺傳道、早已視臺灣為故鄉的丁松青神父。

侯鳥

當年在機校主修電力技能，先後在臺中水湳機場二區部和新竹基地服役期間，動作又服從命令，機校和部隊中的養成教育所建立的工作態度，讓我在鑲嵌玻璃學習道路上游刃有餘，我感謝空軍的栽培與歷練，其實我非常嚮往飛行，民國六十一年，聽說有飛行專修班，招收的是高中畢業生，結果那一屆是飛專班最後一屆，之後再也沒有招收飛專班，直到今天，我的飛行夢想依然還在，從未消失。

五峰雖好，但是山上很冷，山裡天空中的太陽似乎是假的，讓我越加懷念蘭嶼的家；在蘭嶼，出門就能看

到大海，那裡有舒適宜人的海風還有火辣辣的太陽。兩年前，我把蘭嶼老家整修作為民宿，我叫雅威，太太叫哈娜，民宿叫做雅娜背包客棧，三個房間能容納十名背包客，這裡是背包客臨時的家，去過蘭嶼的人回流率很高，因為那裏是個沒有霓虹燈、一個非常純淨的小島。

在島上，時光只是數字，沒有甚麼特別。

我像候鳥一樣，農曆年過後回到蘭嶼，十月之後回到清泉。每一年，固定從海邊走回山裡，再從山裡回到海邊，悠然自得。（全文畢）



雅威像候鳥一樣，農曆年後回到蘭嶼，十月到清泉，每一年，固定從海邊走回山裡，再從山裡回到海邊，悠然自得。